



北

服部文庫
117
240
9



117
340
9

莊子翼卷之十



漁父第三十二

北海焦 竝弱疾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吐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
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
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洿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
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入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

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字或頰過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人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
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
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
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
則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

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一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綠葦間
顏淵還車于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
而後敢乘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
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
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
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
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
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
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

在子真

類

於道可謂有美吾敢不敬乎

榆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觀

及等也兩容頓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也

郭註

此篇言無江海而間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中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矇動之類成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

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治餘上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亦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

緒

列御寇第三十三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子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

頤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
 頤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
 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操而本才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
 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
 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方李云道也吾驚者見人感已即違道故也發讀曰

亂

幾謀問也貴老謂重御寇過於老人也整也也
 之贏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當從之係也教豈也寬
 者通客之人也出異猶言表異也無謂也者
 非道德之謂也食而遨遊本作飽食而遨遊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誠不解則外
 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整言以美形動
 則所患亂生也漿人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
 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謂也在平而
 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惠不
 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則與本任動也細巧入
 人焉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
 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象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才也不厭深渺
 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
 輕貴老而重法則整其患而自貶也塗同齋唯感而

莊子

卷之十

七

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入無保也出與則
藏用不密感豫則搖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太患故以
莫告而小言者為毒而莫覺莫悟者不可謂之相熟
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
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
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江適

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
不易釋則其用無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
復歸於明曾何光耀之外鏡哉若夫內務實智不能
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
也言所患衆至也以五榮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
也處已謂不遺形也出而辨於物也敦杖臧之
乎願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也列子提屣跡是則未
能默悟不言之教矣夫能不失德而不至於上德之
不德可知道有跡而未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
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無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
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也列子固嘗出異以感

走

間

辯既物

祖

也所以人得而保之者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
已有感矣汝神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
其果有謂乎故曰拙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
俱淪於人道之患故曰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
為至言之務藥哉若死者同之乎迷塗物
與我無成也故曰莫究莫悟何相孰也

情本

內誠不假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泯於
無迹外可問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也整猶醜
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保
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與漢紀蕭曹功論城保高
祖義同敦音頓暨也感之乎願以杖拄而皮肉破
也豫未然才或作性感於未然所以出異象之驗必
且有所感則播動爾之本性無謂無人言之者雖與
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
小言者又為人之害者也孰誰何也相問也
之詞言莫有能覺悟者河取其為相問也

鄭人緩也呻吟矣氏之地

祗支

三年而緩為孺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守為墨者予也豈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亦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始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謂緩中或作良音浪冢也言何不試視緩慕已化秋柏之實

郭註助弟故感感激自助弟故感感激自而見夢謂已化秋柏也

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以良師而便怨歎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習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乎其間也仍自然之能以為已功者逃大者也故刑戮及之

呂註緩自為儒而使弟為墨以至相與辯其父助翟所以為墨則其人之天也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自緩矣言彼之為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於性非學所能

亦天而已謂其弟為而子自謂已之天為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詞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為相背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并為已有而至於相粹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德者乎有知則適天道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適夫之刑

資九

循本 呻吟語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蓋也蓋胡皆何也諱聶之詞夢中與其父言貴而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友已為墓上樹楮之實矣莊子引此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乃責報於所為之專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恃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冰於寒爭而相粹也

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粹是不知天也今世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終矣古者謂緩之徒為適逃天理之刑

通義

闔胡二句諸解無意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柏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友乎十年

陸德明

穿井者謂已有造泉之功而粹飲者不知泉之出乃天也緩以彼弟墨為功而怨其父不知濯之能墨亦其天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

聖人無不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眾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循本 此數語足上山意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

言之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入

郭註 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

呂註 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

朱泮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郭註 事在於適無貴遠功

呂註 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專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郭註 理雖必然猶不必之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是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

兵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呂註 兵其體乎志鏖鏑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

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

新傳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巳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與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也恃之則亡

筆乘

兵非戈矛之謂喜怒哀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惠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上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真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竿牘竹簡爲書相問遺也

郭註 意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徇也豈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散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矣是以至人泯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爲知所得者細任性太寧而至也

呂註 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散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上形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上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真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道物太上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

循本

太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上太初者不同其句法

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本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甘真即酣眠水流乎無形發

世乎太清言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反者得車一乘舐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

天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循本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痊亦癰類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空汝與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莊子

卷之十

十一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之損猶云云維周

郭註

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充言方且皆謂後世從事節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詞以支為言言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方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也予願言效彼非所以養己誤而可謂正不可也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也治之測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六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揮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

呂註

心可以真為事之幹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倘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累則夫道法自然如焉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猶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各實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空汝與抑子自願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真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有商賈不與上齒尚禮也以事齒之禮人之交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賤利禮實出於刑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

無非邪也。有為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過而已。揚子云：晝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謂為道未至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者，猶為宵人耳。真寂然而為緣於不得已，內外之刑安能累哉？
循本 彼指民女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願猶指誤，錯誤彼民，互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願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宵人即小人，古字通用。漢書毋適宵人，是也。此闔言真人之道與仲尼異別也。

新傳 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陰陽同功，不暴其神而使人相敬不顯其迹，而付物自化。窈兮無為而復歸於外，竟為輔於時與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晦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見，今用於魯而為輔，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詞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可為而

天下不得不喪真，非為理之道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詞以支為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一作慎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唯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

於山川至去義若無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

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猿與達反達者算直而好義則非順猿也堅與緩緩與舒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鍾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爾其所

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

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

長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

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太命者隨達小命

者遭

郭註

孰敢不軌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寧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叱警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焉

凶首若中無有奸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
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
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優
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
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智慧外通言通外則以
無涯傷其內也勇動多怨言怯而靜乃厚其身也仁
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則有不周矣故多責偶然大
悟解之貌肖釋散也隨者眾然與化俱也遭者每在
節上住
乃悟也

呂註

正考父至孰協唐詩言器度木小有如此者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
眼知識具而財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
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
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此其所不
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
自強故通達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

具

有志以遺其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
生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
所知出於無知而未幾無知能之而已命者造物所
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天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
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
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循本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
俗之人車上舞乘車而軒舞也各諸父呼諸父
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弗受豈
以齊命自驕孰拗誰能知之也耳目鼻口心五者之
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
好而譽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美髯長大為
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髯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則賢亦是窮此中言窮有八極也緣循者順其自處於不
快者優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困抑畏怯自處於不
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申言達有三必也下又
綴上通達空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怨怨仁義

則多招責唯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愧備自在達於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感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方思善

窮有入極言八者窮之極也達有三必言三

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有六者蓄藏於中不免表暴於外也故惟達者免乎此矣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馳達命者吉凶好惡無思無營而與天遊也

筆乘

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

見為德之賊也釋氏所說五種眼唯天眼肉眼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成無二理也然則達於知者非眼乎而何以言肖曰老子不云乎夫道大似

眩

次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斷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鑿粉夫也

鑿粉夫也

郭註夫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

孩

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曰譽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呂註 世之冒險探嘗以微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

人亦不亦

口義 驕穉者驕矜而視人也緯蕭織蘆為箱也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奚微之有

言殘食無餘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得乎

郭註 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體聞生而曠感此來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呂註 莊子入於不歿不生嘗以死為南面王樂則太其制行如儀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以圖利故如此

莊子將外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

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烏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莊子集

卷之十

十九

郭註 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徵必有不合矣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故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令人其功外也

呂註 得天地萬物之所二而同一焉以為體則其生也患焉為螻蟻之食則不免予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予奪於以平之則平之至於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為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旋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予奪者明而已其不知者乃所以為神也明者唯為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問

管見總論 首以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入未幾而片憤灰化為秋柏道自然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高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致於屠龍甘砥滌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滌皆所以警學徒而戒其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人當知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懷余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各患也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下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未結以莊子為示勾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奔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二十三

莊子

卷之十

十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下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所以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關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極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郭註為其所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粹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

名也本數明故未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疏外也鄒魯縉紳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經既散百家之學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也夫聖人統百姓之太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用不該不偏故未足備位也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天地萬物之理全人難遇故闇鬱聖王之道大體者各歸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無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曰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二者神明

亦

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所從
 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
 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
 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
 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
 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操為驗
 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在焉數多
 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隨以此
 而巳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未
 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
 道術其太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
 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
 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
 道志至春秋以道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
 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特稱道之
 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

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
 多得其一端察焉以白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備
 一曲之士而巳天地有大美而剋之萬物有成理而
 折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
 不明人各為其所欲為道術裂矣

循本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總說天人神人
 至人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

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一討分曉也相
 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
 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
 庫之積者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
 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入至君子總括
 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
 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
 括在中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
 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詞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猶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人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

落蝶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籥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股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棗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

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追拍。乾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反雷。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莊子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間然惡可而言
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人不聚觀一作不見觀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而不兩選
則不偏都用乃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也
泠汰猶聽放也其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
又隣傷焉諉猷無任言不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
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
物不殉也法家雖妙猶有推拍故未與合不能知是
之與非故之與後睨自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釋然
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譽譽
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
知處安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

為不知道也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夫去知
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
若土塊非及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合至道故為
怪得不教謂得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万物
以為首也窳然逆風所動之聲反人不見規不順民
望也斲斷無圭角也騷是也道無不在而云鬼不失
道所以為不知道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一不顧不
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
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
大地大道大而有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
可選則不偏教則不至唯齊之可以道則無遺矣是故
慎到弃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
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三子以道為
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所以復而其共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
到之所以為道理以為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盡

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謏膠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存知夫已也推拍既斷連下三句則冷汰於物之謂推拍鍊治之既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智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莽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蒙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知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箴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不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懸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推拍既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未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耳三子雖非知道樂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鈜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

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徒舉離於天下至於於人己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情也

循本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

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周備以之為教則有不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譏惡恥也誅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縱脫無行縱肆脫略不事行檢也推以拍之既以斷之皆與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隊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却相與笑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詩而已田駢亦然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

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聞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駟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之人不復聚觀而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悚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入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為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無有何所能及事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在已無若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章著也其應若響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言常全者不知所得

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谷也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唯尊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羣實也無藏有餘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俸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下得各理根為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則雖水氣無爽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鏡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拔

呂註 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未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莫能拔矣一與言為一有所謂則非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推拍斡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十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嘷辱謝而歸根谿輪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為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鏡至虛至

在

卷

三

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莫曰古之博大

循本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也笑巧笑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傷

削於人也

芴莫無形變化無常歿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謬悠若忘於情實者荒唐無域畔也莊端正也瓌璋奇特也連舛宛轉貌與物相從不違也
郭註 無形無常隨物也歿與生與在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

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沈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
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厄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
萬物之性命也不語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也
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與物合故無傷也不唯應當
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
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
昌言亦何
嫌乎此也

呂註 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來與則未
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
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苦勞
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
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認悠荒唐不可窮之詞時恣縱
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觸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
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厄言喻道之且用無窮重
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
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體者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敖倪

麻

猶疎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疎而
連休無傷也連謂無間隙休則有定休然不可得而
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詭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
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
與外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安大以天
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去聖
不竭解物也其來不晚謂形不待晚而
後解苦味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中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界山與澤平中方
方曉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
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
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
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天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槿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倚_崎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惠施不辯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
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
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
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呂註 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
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
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其以天地為壯在
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
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為
其所從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
其塗墮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
以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
雖博且辯猶一蚤一蚋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
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

宜

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
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逐
末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
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詞之
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
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 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或與天下辯其數雖三足
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是也
或辯其上下天與地星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
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
方圓之異無青黃黑白之別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
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施持此
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此古人所不為故不曰
古之道術惜其有才而
然於逐物喪其本真也
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辨所謂方術也其言
不中於理逐一何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

則

循本 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辨所謂方術也其言
不中於理逐一何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

莊子集注

卷之六

三十一

理

可積也其大乎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後而積之其大可致于里方曉者日與可曉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與物之生歿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也理以為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况愛濤物則天地與吾一體矣此下所論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柄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有意也是為三足卵本侯國而稱為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大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生有尾規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鈞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鬚與尾也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礙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砥

類

砥

類

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自有其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蓋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為圓蓋非圓相而柄自久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鐵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鐵矢狗之則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謂之犬大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駒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名之為黑駒而黑駒則謂之黑駒有母可也一尺之推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白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飾於辯也塗路也隄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

犬

莊子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迂曲不正也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牢籠萬物以為能也莊子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編末敘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文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洪邁

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確為微塵餘半猶存

筆乘

自惠施多方以下與列子載公孫龍詆魏主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無隱與其門人論此云依悅憐怪道通焉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關舛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述豈特墨翟禽滑釐以求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

嘗

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陸德明

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羨斯所謂異代回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郭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郭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論乎莊子振徽音於上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步文之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實辯而敘無虛唱然其文錫覽其趣難窺其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祛斯文之弊故大舉惠子之宏辯也

劉棻總論

道休廣大包覆無遺形數肇奇偶相生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

上二

卷六

三十九

上作七

弊

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
 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
 也伯夷矯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桀下惠濟之以和不逆
 世以歸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
 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于百年而
 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
 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
 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靜隆於田彭於是宋鉅
 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
 尼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是無為復朴以絕
 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
 解弊故曼衍而無究謂莊語不足喻俗故蕭唐而
 無崖其言好尊老而卑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卒則仲
 尼不與焉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多人猶
 在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
 書得吾之末末免一曲而已焉呼諸子之書曷嘗不
 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
 莊子卒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莊子翼卷十終

荒

